

长篇小说



江都

吴乐



吴乐文集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命/吴乐著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7.3 主编:汪兆骞 责任编辑:王凌云 封面设计:吴爱华
ISBN 7-80100-339-X

I. 玩… II. 吴… III. 小说-长篇-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548 号

玩 命

吴 乐著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福建省三明市康福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2.5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80100-339-X/G.145 定价:13.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扎根派变反革命 蒋阿苟懵懂入伙	1
第 二 章	小丫丫百般挑逗 阿苟初试云雨情	19
第 三 章	上贼船拜师学艺 罪恶人生第一页	38
第 四 章	搭当小叉做手脚 蒋阿苟险象横生	57
第 五 章	法网恢恢罪难逃 母亲送子明大义	76
第 六 章	蒋阿苟浪迹沪杭 苏萌萌垂钓诱饵	96

第 七 章	迷姐巧布迷魂阵 风流贼受困床头	122
第 八 章	痴情女愿许终身 负心郎贼心未泯	142
第 九 章	群众专政显神威 蒋阿苟二进宫门	158
第 十 章	搞清理阶级队伍 凤凰山成乌鸦山	186
第十一章	好人打坏人活该 蒋阿苟畏罪脱逃	205
第十二章	阿苟闯入黑旅社 鸨婆导演西洋景	226
第十三章	沉湎酒色误终生 多行不义必自毙	242

◎第一章

扎根派变反革命 蒋阿苟懵懂入伙

夜幕即将降临，他迈着疲惫、沉重的步子走进“听水轩”吊脚楼下，选了靠河边的回廊石条，双手为枕，目视长空，渐渐入睡。

突然，他的屁股尖挨了重重的一脚，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一看，三个陌生人对他围成马蹄形的阵势。他猛然坐起，摸搓着屁股问：“干嘛踢人？”

“喂，那路水的和尚，叫什么名字？”

三个人中一个高个子，眼皮不抬对他从脚到头倒过来斜眼直瞧地问。

他一时觉得突然，生出一丝恐惧感。忙解释说：“我不是和尚，是知青，名字叫蒋阿苟。”说完小心地瞥了他们一眼，大气也不敢出。过了很久，心里少许镇定了些，才注意起他们的长相。三个人中，高个子看来是个领头的，他长得颧骨奇峰突起，两颊肌肉横生，大概是因为爬出娘胎时被阎罗王狠狠踢了一脚，原本挺直刚毅的鼻梁，现在成了天塌地陷的偏鼻子；身穿一套半成新的军装，手中玩着一条军用干部腰带，吊儿郎当，叉开双脚，小腿抖抖的像螃蟹，横着走路。其余一胖一瘦，胖子五短身材，刁气十足；瘦子长的一双死鱼般斗鸡眼，一副人模狗样。

高个子贼眼死死咬住阿苟，怀疑他此言有诈，嘀咕两句：“别妹子装正经，老实交代，是‘钳工’（社会上叫扒手、三只手。行窃时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他人衣兜夹钱），还是‘搬工’（指专偷地摊、柜台上的东西。行窃时一个人作前脸掩护，挡住货主的视线，另一个人后面做手脚）？”

阿苟越听越糊涂了。

“娘的，装什么蒜，为什么在这儿睡觉，昨夜上‘夜班’（指夜间行窃，旧社会叫黑线贼）吗？”瘦子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光游移走神。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呢，哪来的班上。”

三个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迟疑片刻之后，胖子绕着阿苟转了一圈说：“门外汉，我早就看出皮子不对。”

这时，高个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精制的铝合金烟盒，“啪”打开盖子，亮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烟支递过去请阿苟抽，“抽一支。”阿苟愣了愣，摇摇头说：“我不会”。高个子也不多言，把烟往自个嘴里叼一支，其余胖、瘦两个把兄弟不请各自上前抓一支往嘴上一塞，三个人几乎同时亮出一样款式的打火机，“啪啪”窜出一道长长火舌，那动作，那架式，还是颇神气，颇派头。阿苟心里想，他们三个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这般古怪。高个子盯着一双狡猾的眼睛，不死心又问阿苟：“你是跑码头的吧？”

跑码头，不就是到处流窜吗？他似乎悟到了点什么，忙说：“不是。”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知青，昨晚才从队里……”

“哦，吃不了苦，逃兵的有。”高个子虎虎的紫色脸膛有了一丝笑容，但是脸部肌肉还是那样紧绷，给人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接着他感慨地说，“我们都是知青，也当过红卫兵，造过反，插过队，刷过大字报，剪过别人的小裤管，剥过别人的尖皮鞋，砸教堂，挖坟墓……娘的，别提了。”

阿苟听说他们也是知青，心里轻松了些，不知不觉的感情差距突然缩小了许多。

这时候，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也缓和下来，马蹄形的阵势变成了哥们之间相逢碰面平和气氛。他们都说，我们都是同样的命运，农村呆不下去了，出来转转。

一阵晚风从河面上掀起，吊脚楼骤然阴暗起来。“哎——”阿苟孤身一人，人地两生，一种悲凉、忧虑的情绪油然而生。他的眼光移开他们，低头看看缓缓东流的龙川河，那河面上浮游杂物顺水而去，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又似乎向人诉说：“是呀，现在我该去哪里呀！”

“我们完全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你能碰上我们算你走运。”高个子想起前几天铁哥嘱咐他，“物色几个返城知青壮大我们的队伍”。他默默地点头：“好，跟我们去饭店，你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高个子说着抬起左手腕看了看表。

“天下有这等好事，一面之交就请吃饭？”阿苟将信将疑，但是他对这三个人已经颇有好感了。何况还没有吃晚饭。早晨只喝两碗豆浆，中午啃两个馒头，现在肚子早已饿得咕咕“造反”了，是该解决肚皮问题了。

登上河岸，沿着河堤走去，此时已是华灯初上，近处的登高山隐隐约约，远处东宝山暮霭笼罩。街面上喧嚣、杂乱。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叮铃声，手扶拖拉机如老牛喘气喷出团团的黑烟；小商、小贩追着行人急于拍卖一天来剩下的黄菱瓜果，臭鱼烂虾。那吆喝声不绝于耳，汇成一曲黄昏交响曲。从少年宫桥

头驶来一辆公安三轮摩托车，风驰电掣，警铃声声。车上两个头发蓬散的人犯，锒亮的手拷扣在他们一左一右的手腕上。车子开的很凶，街面上人流纷纷散开，似倒了一堵人墙。阿苟两眼盯着凶猛离去的警车惊愕，好像有什么心灵感应，不祥的兆头。高个子他们见到他此状，顺势推了他一把进了红卫饭店。

拾阶上楼，高个子在中，胖瘦俩人一左一右，阿苟断后。他们站在楼梯口横眉冷眼地将饭店扫视了一番，见客人寥寥无几，女服务员倚在柜台旁，面孔像夕阳中的向日葵萎萎的。高个子他们轻车熟路，忙招呼：“阿惠同志，过来为人民服务！”

服务员阿惠抬头一看，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造反派、老插，马上鲜蹦活跳起来，微笑点头，媚眼勾勾，迎上前来“为人民服务”。

他们选了临窗的桌子坐下来。高个子说：“今天咱们凑合吃点，待会儿还有事。日后跟大哥我闯天下那才是人过的日子呢！”说完斜眼看一下墙上的菜谱，草草地要了几样菜。

这家饭店位于河堤街和几条商业街的中心点，又是两江的交汇处，地势得天独厚，算是龙城最抢手的饭店了。客人坐在楼上，凭栏俯瞰，脚下是波光粼粼的龙川河，河水缓缓地在眼底流过。东面远眺东宝春云，近处是登高独秀。那青山绿水，楼阁榭舫，映入河心似蜃楼海市景观。阿苟回忆起童年往事：

每逢春节届临，各乡村一队队采茶灯歌舞队进龙城，互相交流表演，彼此竞技。他常常在南门桥头观灯，一站就是大半天，留连忘返。一群冰肌玉肤的姑娘，踏着“齐齐咚齐齐咚”铿锵有力的民间锣鼓乐声出场。她们仿效采茶的动作翩翩起舞，唱着山歌：

春天里来百花香，
采茶姑娘上山岗；
满山春茶采不尽，
采了一筐又一筐……

那舞姿，那神态，有细心慢渡小溪，有攀藤披荆上山岗，有婀娜弯腰采茶忙。最使阿苟兴趣的是那个男扮女装的茶婆。他穿着红上衣黑缎裤，脚踩绣花鞋，头扎高云髻，手舞面巾，浓装艳抹，血盆大嘴角一个豆大黑痣，目光淫淫用半洋半土的读书腔挑逗、引诱这一群天真烂漫的姑娘。成年之后的阿苟，尝试过男欢女爱的个中滋味，才领悟到采茶灯歌舞队中“茶婆”对姑娘鼓着吊蛋般、淫光闪烁的眼睛，滚动着毒蛇芯子般的舌头对姑娘挑逗、引诱的用意。现在时逢动荡年月，国人的前途、命运、生活跟政治联系得太紧了，人们的关注焦点是自己能否是革命造反派。为了这个堂皇桂冠，两派各树山头，大动干戈，有的多年的夫妻由于各站一派，意见、观点各异，同床异梦，反目成仇。人们再也没有那种雅兴去弄这些采茶呀、扑蝶呀的玩意儿，也无暇去欣赏这龙城半边河水半边街的山水风光了。

几年前，阿苟的妈妈曾经带着他在这家饭店就餐过。今天他脚一踏进这饭店的门坎，心情别样。昨天他像逃犯一样趁着黑夜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下死决心讨饭也永远不回那知青点。临行时，妹妹拉着哥哥的上衣下摆不让走，妈妈默默地为他收拾衣物。她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是最终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无声地溢出来。她理解儿子的心情，同情儿子的处境。她确信儿子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是被

人误解，被人冤枉的。妈妈是一位小学教员，爸爸在小阿苟 12 岁时因工厂出事故丧生了。孤儿寡母活下来不容易呀！妈妈送儿子上路时，一双明亮的眼睛被泪水泡得失去光泽……

四个人各霸一只椅子等菜上桌，高个子掏烟要阿苟吸。阿苟用右手挡住，示意不要。那高个板着脸孔说：“你跟我们交朋友，不会吸烟可不行。男子汉闯荡江湖，闯荡生活，场面上烟酒开路，不吸烟、不喝酒，让人瞧不起。”

阿苟听他这么一说，只好伸手抓来一支，要过胖子的打火机，笨手笨拙地像砍柴弄斧的摆弄了很久才点燃。烟很呛，直呛得喉咙发痒。他心想这几个哥们够朋友，萍水相逢就请我吃饭，还要为我找工作，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谈话中阿苟知道高个子名叫黄豹。胖子叫番鸭。瘦子叫骆驼。黄豹牛高马大，胸窝间一团绒绒的黑毛，讲话时常常习惯用手搓搓抓抓，他告诉阿苟说：“我们还有许多因命运和生活相同的患难兄弟，以后你慢慢就会认识的。你还没有闯过江湖，不懂世面上的行情。我们这些人都各人有各的“码头”（这里指行窃地段），谁也不能随便到别人的“码头”抢生意。“码头”内的包工头，小商，小贩，江湖郎中都归铁哥管。噢，对了，什么时候带你去见见他。”

黄豹说到这里，骆驼用肘子轻轻碰了碰他一下。黄豹意识到自己嘴没上锁，走漏了风声。干咳两声，“鸡巴菜这么慢上。”

“来了，来了。”阿惠托着盘子，有麻椒豆腐、海带骨头汤、肉包子、白铡鸡媛子……

黄豹眼睛小嘴巴大，眼睁睁看着阿惠那身姿步态，像馋猫见了鱼儿想惹荤腥，待到阿惠送菜近身，忙用肘子捅了她鼓胀的胸

脯一语双关说：“这鸡媛子味道怎么样？”

阿苟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男人竟敢在大庭广众对一个姑娘恣意动手动脚，反而替他难为情。

黄豹横过手脚从酒柜中两手抓了四瓶驰名中外的龙岩沉缸老酒，扔三瓶在桌上，手中拿一瓶，用牙齿咬开瓶盖，扬起脖子“咯咯”灌了半瓶。“香，真够味！”然后往阿苟碗里斟了满满一碗，“老弟，初次见面，规矩三碗，干！”阿苟见他扬起脖子一碗见底。

阿苟见番鸭、骆驼两人也不甘落后，各人手中抓过一瓶酒咬开盖子扬起脖子狂喝暴饮。

阿苟见到这般场面，抚今思昔，百感交加，不觉悲叹自己：我也是个高中生，当年满腔热血到最边远的穷山区去炼红心，没想到下乡的第二年，每月8元生活津贴取消了，知青开始同农民一样挣工分领口粮过日子，一年360天，天天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干活，一天的劳动所得也不过二三角钱，到年终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冬天日短夜长，下半夜饥肠辘辘，知青们经常是三更起床煮饭，“红米饭南瓜汤，吃饱肚子等天光。”想起那落魄寒碜的日子，对照今天这般场面，真是开了洋荤。阿苟暗忖，他们的钱从那来的呀！

阿苟沉思一阵，木讷了一阵，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天由命了。送到嘴边的肉不吃，杀头也不甘心。既然往后要跟他们交朋友混口饭吃，酒席场上的礼节也得学学。于是抓过酒瓶，从黄豹、骆驼、番鸭各人碗里依次斟满酒，然后自己端起酒碗站了个笔直，恭恭敬敬地说：“承蒙哥们关照，小弟借花献佛，先敬诸位一杯。”说着自己先一碗落肚。

“痛快，痛快！”黄豹说，“咱们一言为定，今天喝了同盟酒，往

后可要风雨同舟，不能出卖朋友！”

阿苟心里暗想：只要不干坏事，又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多交几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呢！

黄豹见阿苟来了情绪，便大大咧咧地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跟着我们没错，往后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阿苟看他们如此热情就满口答应了，这时碗中的酒没了，盘中的菜也见底了。四个人酒足饭饱，醉眼迷离，你看我我看你，总觉得别人的眼睛大自己的嘴巴小呼呼大气出不来。这时，河对岸飘来一曲知青中流传的歌：

我们落户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尝尽了人间的苦难悲伤；
人们在享受着爱情的乐趣，
我们却到处流浪。
啊—金色的童年，
啊—远方的姑娘。
知青永远把你歌唱。

.....

黄豹瞥了对面河岸一眼：“娘的，他们先到了。”说着便抓起剩下的半瓶酒往嘴里硬灌，把空瓶往墙角一扔，“走！”

阿苟欲要起身，看着桌上一盘雪白流油的肉包还象山尖一样一个也没动。他想起早上、中午吃的是又硬又黑的馒头，伸手欲要端来留着明天吃。忽又一想，不妥。初次同他们认识，可不能让人见笑看穷呀；于是将伸到桌边的双手又缩了回来，看着自己一双手感叹地说：“当时我们是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

里吃闲饭’的号召，没有想到如今……”

骆驼见阿苟沮丧状，幸灾乐祸地说：“现在才感到白长两只手，在农村也赚不到饭吃！”他边说边用老鼠眼诡秘地瞥了黄豹、番鸭一眼，一副玩世不恭，痞子姿态。

“有吃就有补，没吃空心肚。管他什么两只手三只手。”番鸭说着把所剩无几的大鱼大肉往嘴里塞。

黄豹听了他们的对话，突然领悟到什么，欲走的身子忙转了过来，抓过阿苟的手反复看。果然不错，是一双十指尖尖的玉笋小手：“嘿嘿，好手好手，小兄弟我说你这把手是招财进宝的圣手，将来大富大贵不可限量呀！”

番鸭听到黄豹如此称赞阿苟的手，也扔掉筷子凑近抓过阿苟的手细细观赏。阿苟心里想我的手怎么样啦，值得他们如此赞赏，大惑不解，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忙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真是圣手就好了。”

阿苟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有难言之隐。

华灯初上，行人如急待归巢的鸟儿穿梭如织。黄豹想起了阿苟刚才睡在听水轩吊脚楼墙角被他弄醒，便问：“今晚你准备到什么地方‘搓条’？”

阿苟眸子茫然嗫嚅地问：“什么叫‘搓条’？”

“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是睡觉。”番鸭春风得意地解答。

“我没有证明，住不进旅社。”阿苟说。

黄豹说：“这小事一桩，我给你开一张证明。”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盖有某公社印鉴的空白使用笺，推给骆驼，骆驼提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拿给阿苟。阿苟接过便笺一看：

“兹证明向阳公社知青蒋阿苟，受公社知青办委派，进城购

买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请各有关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为盼。

此致

革命的崇高敬礼！

龙城县向阳公社知识青年办公室

××年×月×日

阿苟看了又高兴一回。心想这些人真会办事。

四个人趑趄趑趄出了红卫饭店。骆驼走进隔壁一家食杂店，买了四包牡丹牌香烟，塞给阿苟一包，他们各人留一包。阿苟说：“我不会。”

“不抽烟交不了朋友。”骆驼似大哥口气说。

黄豹掏出5元钱说：“够你一天的花销了。”说着非常大方、慷慨地塞进阿苟的上衣口袋。

阿苟只得领了他们的盛情。现在住旅社的证明有了，钱也有了，还有香烟，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再也不要睡吊脚楼的墙角，吃黑糊糊的馒头了。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觉得他们真有点象武侠小说里描写的江湖侠客的仗义气魄。

黄豹跟骆驼、番鸭嘀嘀咕咕了一阵之后，对阿苟说：“这样吧，明天下午六点钟，你在旅社门口等，有人来接你，你跟着他来找我们。还有你这个证明是假的，不要随便跟别人说话，这是规矩。”

黄豹交代完了，骆驼也办理了登记手续，把发票交给阿苟之后，他们三人向河对岸走去。

阿苟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去，刚才心里还热呼呼的，一下子就觉得空漠孤独了许多。他按照服务员的指点，进了房间，把小挎包一放，洗了脸和脚便躺下床来，默默地回味着跟他们接触的情

景，觉得又奇怪又庆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跟着他们闯天下，凭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新生活。

要闯，要过幸福的生活，路在哪里呢？

夜深了，一轮明月照窗前，阿苟刚才喝了酒，又吸了一支烟，觉得昏头昏脑。终于经受不住肉体的困乏和精神的疲倦，渐渐地合上了双眼……

这一夜阿苟睡得特别香，第二天待服务员进房打扫卫生他才起床。洗漱了一回，吃完了早餐，精神饱满，觉得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无聊，信步上街走走，走到一家书店，也好，买一本小说什么的书看看，消遣。一看，书架、书柜摆满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文艺架上摆的是《龙江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的文学剧本，他只好退了出来。又闷着头走着，走到十字路口，发现一堆人围着看什么，他挤进围成一个圆圈的人群中，原来是一个中年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坐在地上哭。身边一个妇女恶狠狠地骂道：“小偷真可恶，人家仅有十几块给小孩看病的钱都扒去，抓到真该千刀万剐。”

随着人群中一声声谴责、咒骂声，一枚枚硬币、一张张纸币抛落在她身边。

阿苟听着别人的咒骂，看着农妇怀里的病孩，也感到很气愤，觉得干这勾当的人真没肝没肺，猪狗不如。不由地也掏出五角钱放到她的身边。觉得心绪很乱无心逛街，于是进了就近的大众饭店吃了一碗“龙城一绝，口齿留香”的牛渣汤米粉就回旅社了。躺在床上，那农妇哭丧的脸和病殃殃的小孩影子却在阿苟的脑子里时时闪现。

中午睡了一觉，醒来已经快四点钟了，他趿着木屐到隔壁澡

堂洗了一个澡，待吃过晚饭已近约会的时间。

阿苟背上军用挎包，站在旅社门口等待即将来接他的人。他猜想，来找他的人该是谁呢？约会时间已过，却不见人影，他那焦急的神态，很像在车站出口处接客的使者，目光迅速地然而却是应接不暇地从那些匆匆从门口而过的每个人的脸上辨认。为了不错过每一张面孔，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几乎不敢眨一下。这样紧张地搜索了一阵之后，自己心里觉得这样做太幼稚了，别人准会说，这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佬。于是掏出一支香烟吸了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抽的第三根香烟。现在抽起来不觉得头晕了，但也不觉得有味儿。阿苟倚在门边，试学着黄豹他们掏烟点火的姿势，他边吸烟边斜眼打量过往的行人，门口除了进进出出的旅客，并无一人象找人的。他有几分焦急几分纳闷，这些人会不会骗我？

不远处走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在街道旁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停下了脚步，向旅社门口美目顾盼。阿苟的目光与她的目光“遭遇”时，她回敬嫣然一笑，尔后大大方方地向他走过来：“你在等人吧？”

阿苟看她一眼说：“是呀！”

“时间六点钟？”

“你怎么知道？”阿苟疑惑地看着她反问。

“你是黄豹的新朋友吧。”

“是，是。”

“我叫小丫，黄豹要我来接你。”小丫脸部表情一片桃花盛开地说，“跟我走吧！”

“噢，”阿苟应了一声。他没有意料到黄豹会叫一个姑娘来接他。她是什么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别人会怎么

说我呢？但是一想过来，人到了这个地步，身不由己。阿苟像一个乖孩子似的跟着这个名叫小丫的姑娘屁股后面走着。走了一段路忍不住好奇地问：“你也是跟他们做工的？”

“做工，做什么工？”小丫反问道。

阿苟想，她或许是黄豹的爱人吧，于是不便多问只管走路。一个似近荒废的公园。

原先曲径通幽，用鹅卵石砌成的路面，现在已是犬牙交错，窟窟隆隆，被丛生的杂草覆盖着，树木毫无规则地向路边胡乱地叉开枝丫。路旁有十几辆自行车支着，小丫领着阿苟来到一棵古榕树下。

古榕树周围方圆一马平川的草坪，这里原是一处理想的游人憩息的好地方，有一张圆石桌，四个石凳，旁边还有几条长方形石条椅，可惜现在那一张圆圆的桌面正躺在草丛中睡大觉，四个石凳也歪歪斜斜各奔东南西北。路灯早已被人毁坏了，只剩下一根水泥柱子，看去虚飘飘，像吊死鬼一样立着，一片荒凉景象。草坪的东头有一丛方竹林，一群“哥们”正靠边围成一个散落的圆圈，饮酒作乐。近一二年来，这座公园几乎无人问津，成了他们的天下。

一对“恋人”相拥着靠在古榕树下，女的两手箍住男人的脖子；男的双手紧贴着女的屁股，摇头晃脑接吻得“咂咂”连声。男的见了小丫带着一个“奶娃”，百忙中抽出了嘴，对着长条石椅，撇了撇嘴说：“这宝贝地方专留给你们用。”

小丫回过头诡秘地看了一眼阿苟，又对着那男的说：“阿七，还是你们用，免得站着使不上劲。”

“哈哈，那能呢！”

阿苟听了他们的对话，想仔细看清他们，却被小丫手一拉：